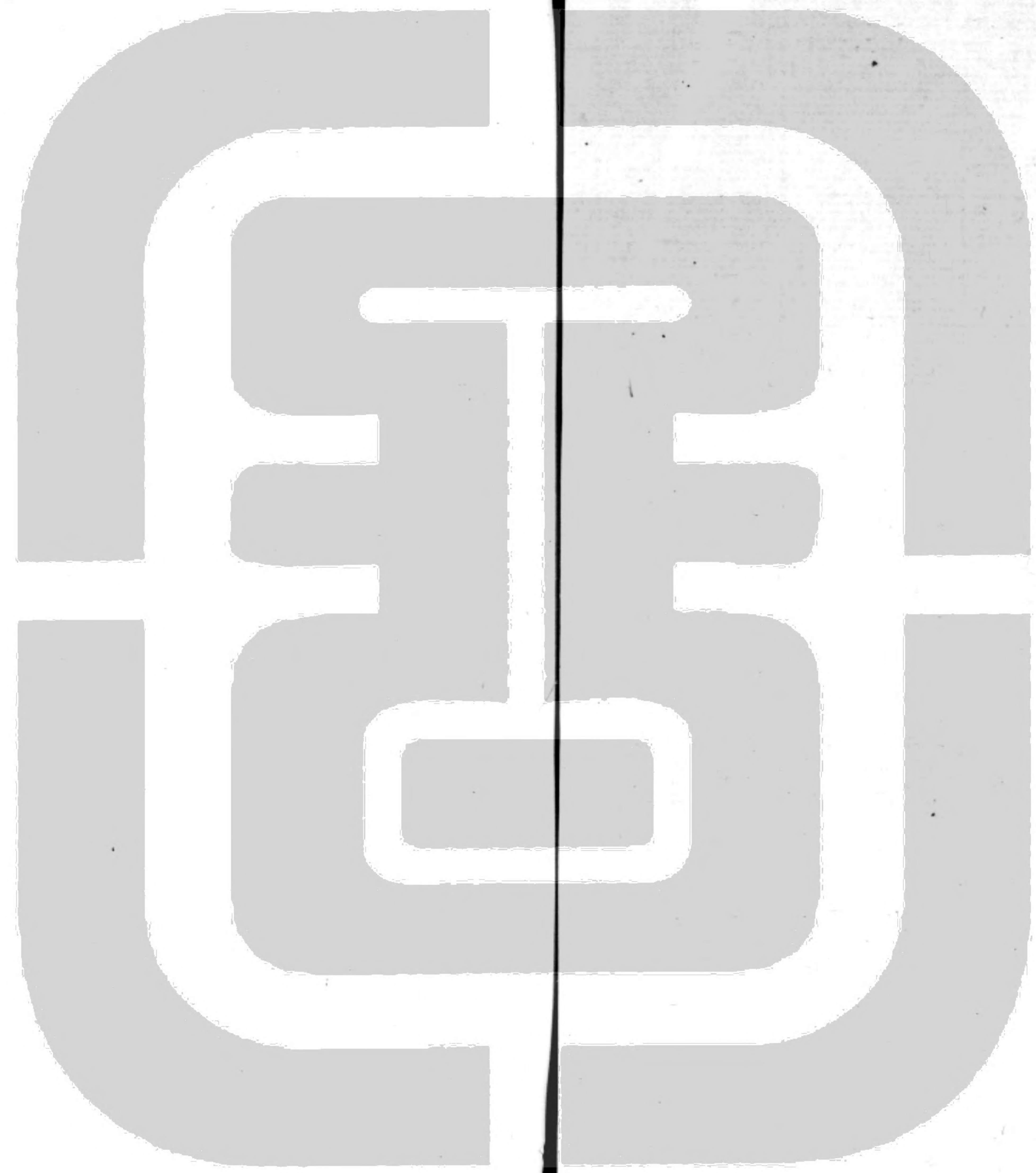


卷之四



日知錄卷之八

州縣稅賦

王士性廣志釋曰天下賦稅有土地肥瘠不甚相遠而徵科乃至懸絕者當是國初草草未定畫一之制而其後相沿不敢議耳如真定之轄五州二十七縣蘇州之轄一州七縣無論所轄卽其廣輪之數真定已當蘇之五而蘇州糧二百三萬八千石真定止一十萬六千石然猶南北異也若同一北方也河間之繁富二州十六縣登州之貧寡一州七縣相去殆若莛楹而河間糧止六萬一千登州乃二十三萬六千然猶直隸山東異也若在同省漢中二州十四縣之殷庶視臨洮二州三縣之衝疲易知也而漢中

松江四縣意并
附郭兩縣也

糧止三萬臨洮乃四萬四千然猶各道異也若在同道順慶不大於保寧其轄二州八縣均也而順慶糧七萬五千保寧止二萬然猶兩郡異也若在一邑則同一西南充也而負郭十里田以步計賦以田起二十里外則田以緡量不步矣五十里外田以約計不緡矣官賦無定數私價亦無定估何其懸絕也惟是太平日久累世相傳民皆安之以為固然不自覺耳夫王者制邑居民則壤成賦豈有大小輕重不同若此之甚哉且以所轄州縣言之真定三十

二西安三十六開封平陽各三十四濟南三十成都三十而松江鎮江太平止三縣漢陽興化止二縣其直隸之州則如徐州澤州之四縣郴州之五縣嘉定之六縣潼川之七縣儼然一府也而其小者或至於無縣可轄且明初之制多因元舊平陽一路共領九州殆據山西之半至洪武二年始以澤潞遼沁四州直隸山西行省而今尚有五州若蒲州自古別為一郡屢次建言皆為戶部所格歸德一州向屬開封至嘉靖二十四年始分為府天下初定日不暇給沿元之非遂至二三百年崔銑言今之郡大者千數且不能悉矣望其理也宜然則後之王者審形勢以制令大郡不過四百里邑百里統轄度輻員以界郡縣則土田以起徵科乃平天下之先務不可以慮始之艱而廢萬年之利者矣

太祖實錄洪武八年三月平陽府言所屬蒲解二州距府闊遠乞以直隸山西行省為便未許至天啓四年巡按山

西李日宣請以二州十縣分立河中府治運城以運使兼知府事運同兼清軍運副兼管糧運判兼理刑事下戶部戶部下山西山西下河東河東下平陽府議之竟寢不行按漢河東郡二十四縣後漢二十城魏正始八年分河東之汾北十縣為平陽郡此所謂欲製千金之裘而與狐謀其皮也且商雒之於關內陳許之於大梁德棣之於濟南潁亳之於鳳陽自古不相統屬去府既遠更添司道於是有一府之地而四五其司道者官愈多而民愈擾職此之由矣昔仲長統昌言謂諸夏有十畝共桑之迫遠州有曠野不發之田范曄酷吏傳亦言漢制宰守曠遠戶口殷大而後漢馬援傳既平交阯奏言西于縣戶有三萬二千遠界去庭千餘里庭縣庭也請分為封溪望海

二縣許之華陽國志巴郡太守但望字伯門大山人見風俗通上疏言

郡境南北四千東西五千屬縣十四土界遐遠令尉不能窮詰姦凶時有賊發督郵追案十日乃到賊已遠逃蹤迹絕滅其有犯罪逮捕證驗文書詰訊從春至冬不能究訖繩憲未加或遇德令是以賊盜公行姦宄不絕太守行農桑不到四縣刺史行部不到十縣欲請分為二郡其後遂為三巴水經注山陰縣漢會稽郡治也永建中陽羨周嘉上書以縣遠赴會稽至難求得分置遂以浙江西為吳以東為會稽此皆遠縣之害已見於前事者也北齊書赫連子悅除林慮守世宗往晉陽路由是郡因問所不便子悅荅言臨水武安二縣去郡遙遠山嶺重疊車步艱難若東

屬魏郡則地平路近世宗笑曰卿徒知民便不覺損幹子
悅荅以所言因民疾苦不敢以私潤負心嗟乎今之牧守
其能不徇於私而計民之便者吾未見其人矣

屬縣

自古郡縣之制惟唐為得其中今攷地理志屬縣之數京
兆河南二府各二十河中太原二府各十三魏州十四廣
州十三鎮州桂州各十一其他雖大無過十縣者此其大
小相維多寡相等均安之效不可見於前事乎後代之王
猶可取而鏡也但其中一二縣之郡亦有可并憲宗元和
元年割屬東川六州制曰分疆設都蓋資其理形束壤制
亦在稍均將懲難以銷萌在立防而不紊故賈生之議以

楚益梁宋氏之規割荆為郢酌於前事宜有變通此雖一
時之言亦經邦制郡之長策也

州縣品秩

漢時縣制萬戶已上為令秩千石至六百石減萬戶為長
秩五百石至三百石唐則州有上中下三等縣有京畿上
中中下下六等品各有差太祖實錄吳元年定縣有上中
下三等稅糧十萬石已下為上縣知縣從六品縣丞從七
品主簿從八品六萬石已下為中縣知縣正七品縣丞正
八品主簿從八品三萬石已下為下縣知縣從七品丞簿
知中縣之秩洪武六年八月壬辰分天下府為三等糧二
十萬石已上者為上府秩從三品二十萬石已下者為中

府秩正四品十萬石已下者為下府秩從四品不知何年始改此制洪武十四年十月定考劾法府以田糧十五萬石已上州以七萬石以上縣以三萬石以上親臨王府上司軍馬守禦路當驛道邊方衝要者為繁不及此者為簡後乃一齊其品而但立繁簡之目才優者調繁不及者調簡古時列爵惟五之意遂盡亡之矣此言不得列爵惟五只是斷章取意

府

漢曰郡唐曰州州即郡也惟建都之地乃曰府唐初止京兆河南二府武后以并州為太原府玄宗以蒲州為河中府益州為成都府肅宗以岐州為鳳翔府荊州為江陵府德宗以梁州為興元府惟興元以德宗行幸於此其餘皆建都之地也舊唐書田悅傳朱滔自稱翼王悅稱魏王王武俊稱趙王又請李納稱齊王以幽州為范

陽府魏州為大名府恆州為真定府鄆州為東平府李希烈傳僭號以汴州為大梁府是則以州稱府者僭也

後梁以汴州為開封府後唐以魏州為興唐府鎮州為真

定府冊府元龜載長興三年中書省奏本朝都長安以京兆府為上今都維陽請以河南府為上其五府舊以

鳳翔府為首河中成都江陵興元為次中興初升魏博為興唐府鎮州為真定府皆是創業興王之地宜升在五府之上合

為七府至宋而大郡多升為府王明清揮塵錄曰太祖皇

帝以歸德軍節度使創業升宋州為歸德府後為應天府

太宗以晉王即位升并州為太原府真宗以壽王建儲升

壽州為壽春府仁宗以昇王建儲升建業為江寧府英宗

以齊州防禦使入繼以齊州為興德軍神宗自頴王升儲

升汝陰為順昌府哲宗自延安郡王升儲升延州為延安

府徽宗以端王即位升端州為肇慶府欽宗自定王建儲

改州即在武
德元年

前已升定州為中山府太上以康王中興升康州為德慶
府今上以建王儲升建安為建寧府宣和元年六月邢
州民董世多進狀以英宗嘗為鉅鹿郡公又知岳州孫勰
進言英宗嘗為岳州防禦使詔加討論時邢州已升安國
軍遂以邢州為信德府岳州為岳陽軍是歲十月又詔以
列聖潛邸所領地再加討論以真宗嘗為襄王升襄州為
襄陽府仁宗嘗為慶國公升慶州為慶陽府英宗嘗為宜
州刺史以宜州為慶遠軍神宗嘗為安州觀察使以安州
為德安府又嘗為光國公以光州為光山軍哲宗嘗為東
平軍節度使以鄆州為東平府嘗為均國公以均州為武
當軍徽宗嘗為寧國公以寧州為興寧軍又嘗為平江鎮

江軍節度使並升為府又以太宗嘗為睦州防禦使升睦

州為遂昌軍今上即位之初升隆興寧國常德諸府皆以

潛藩擁麾之地也隋煬帝大業九年詔曰博陵昔為定州地居衝要先皇歷試所基王化斯遠故

以道冠幽風義高姚邑朕巡撫庶爰屆茲邦瞻望郊壘懷德思止可改博陵為高陽郡赦境內死罪已下給復一

年於是召高祖時故吏皆量才授職此前代升郡故事然

以先皇蒞任之邦追思舊德有此特詔至宋則但列空銜

數矣玉照新志曰徽宗嘗封遂寧郡王升遂州為遂寧

府嘗封蜀國公升蜀州為崇慶府沿至於今無郡不府而

陘小之處如滁和澤沁郴靖邛眉之類猶以州名又有隸

府之州特異其名而親理民事與縣尹無別凡唐宋舊設

郭縣而州不親民事元初省冗官令州官兼領洪武初并

附郭縣八州浦士衡曰國朝建立府州多踵勝國其最

異者則以州統縣而省縣入州刺史而下行縣

令之事所謂名存實異與宋以前不同者也

縣之隸於

州者則既帶府名。又帶州名。而其實未嘗管攝於州。惟到任繳憑必由州轉府。體統乖而名實殺矣。竊以為宜仍唐制。凡郡之連城數十者。析而二之。三之。而以州統縣。惟京都乃稱府焉。豈不畫一而易遵乎。

鄉亭之職

漢書百官表縣令長皆秦官。掌治其縣萬戶以上為令。秩千石至六百石。減萬戶為長。秩五百石至三百石。皆有丞尉。秩四百石至二百石。宋書百官志漢制丞一人。是為長吏。百石以下有斗食佐史之秩。是為少吏。武帝紀元光六年詔曰少吏犯禁。甯成傳為少吏必陵其長吏。大率十里一亭亭有長。宋書五家為伍。伍長主之。二伍為什。什長主之。十什為里。里魁主之。十里為亭。亭長主之。史記建元以來侯者年表張章父為長安亭長失官是

亭長亦稱官也。十亭一鄉。鄉有三老。有秩。張敞傳注師古曰鄉有秩者。嗇夫之類也。嗇

夫游徼。宋書又三老掌教化。嗇夫職聽訟。收賦稅。游徼徼

循禁賊盜。宋書鄉佐有秩主賦稅。三老主教化。嗇夫主爭訟。游徼主姦非。縣大率方百里。

其民稠則減稀則曠。鄉亭亦如之。皆秦制也。高帝紀二年

二月令舉民年五十以上有脩行能帥眾為善。置以為三

老。鄉一人。擇鄉三老一人為縣三老。與縣令丞尉以事相

教。復勿繇戍。三老為鄉官。故壺關三老茂得上書言此其

制。不始於秦漢也。自諸侯兼并之始。而管仲為敖。子產之

倫。所以治其國者。莫不皆然。管子書曰擇其賢民使為里君。而周禮地官

自州長以下。有黨正。族師。閭胥。比長。自縣正以下。有鄙師。

鄴長。里宰。鄰長。則三代明王之治。亦不越乎此也。夫惟於

一鄉之中官之備而法之詳然後天下之治若網之在綱有條而不紊至於今日一切蕩然無有存者且守令之不足任也而多設之監司監司之又不足任也而重立之牧伯積尊象重以居乎其上而下無與分其職者雖得公廉勤幹之吏猶不能以為治而況託之非人者乎後魏太和中給事中李冲上言宜準古五家立一鄰長五鄰立一里長五里立一黨長長取鄉人強謹者鄰長復一夫里長二黨長三所復復征成餘若民三載無愆則陟用陟之一等孝文從之詔曰鄰里鄉黨之制所由來矣欲使風教易周家至日見以大督小從近及遠如身之使手幹之總條然後口算平均義興訟息史言立法之初多稱不便及事既

施行計省昔十有餘倍於是海內安之後周蘇綽作六條詔書曰非直州郡之官皆須善人爰至黨族閭里正長之職皆當審擇各得一鄉之選以相監統隋文帝師心變古開皇十五年始盡罷州郡鄉官而唐柳宗元之言曰有里胥而後有縣大夫有縣大夫而後有諸侯有諸侯而後有方伯連帥有方伯連帥而後有天子由此論之則天下之治始於里胥終於天子其灼然者矣故自古及今小官多者其世盛大官多者其世衰文獻通考言唐之初止有上等官觀察團練諸使宋之初止有轉運使其後則有節度使唐書代宗紀大曆八年九月癸未晉州男子郇模以麻辨髮持竹筐葦席哭於東市請獻三十字一字為一事其言練者請罷諸州團練使也其言監者請罷諸道監軍使與亡之塗罔不由此也

漢時嗇夫之卑猶得以自舉其職故爰延為外黃鄉嗇夫
仁化大行民但聞嗇夫不聞郡縣後漢書本傳而朱邑自舒桐

鄉嗇夫舒縣之鄉官至大司農病且死屬其子曰我故為桐鄉

吏其民愛我必葬我桐鄉後世子孫奉嘗我不如桐鄉民

師古曰嘗謂及死其子葬之桐鄉西郭外民共為起家立

祠歲時祠祭至今不絕漢書循吏傳二君者皆其縣人也必易

地而官易民而治豈其然哉

今代縣門之前多有榜曰誣告加三等越訴笞五十此先

朝之舊制亦古者懸法象魏之遺意也今人謂不經縣官

而上訴司府謂之越訴是不然太祖實錄洪武二十七年

四月壬午命有司擇民間高年老人公正可任事者理其

鄉之詞訟若戶婚田宅鬪毆者則會里胥決之事涉重者

始白於官若不由里老處分而徑訴縣官此之謂越訴也

宣德七年正月乙酉陝西按察僉事林時言洪武中天下

邑里皆置申明旌善亭民有善惡則書之以示勸懲凡

戶婚田土鬪毆常事里老於此剖決今亭宇多廢善惡不

書小事不由里老輒赴上司獄訟之繁皆由於此景泰

四年詔書猶曰民有怠惰不務生理者許里老依教民勝

例懲治天順八年三月詔軍民之家四字於其門能改過者

斷不改者有司即大書盜賊之家四字於其門能改過者

許里老親鄰人相保管方與除之此亦古者畫衣冠異章

服之惟其大小之相繼謹要之各執然後上不煩而下不

擾唐至大曆以後干戈興賦稅煩矣而劉長卿之題雲溪

李明府曰落日無王事青山在縣門蓋縣令之職猶不下

侵而小民得以安其業是以能延國命百有餘年迄於傳

照而後大壞然則鳴琴戴星有天下者宜有以處之矣

洪熙元年七月丙申巡按四川監察御史何文淵言太祖高皇帝令天下州縣設立老人必選年高有德衆所信服者使勸民爲善鄉閭爭訟亦使理斷下有益於民事上有助於官司比年所用多非其人或出自隸僕規避差科縣官不究年德如何輒令充應使得憑藉官府妄張威福肆虐閭閻或遇上司官按臨巧進讒言變亂黑白挾制官吏比有犯者謹已按問如律竊慮天下州縣類有此等請加禁約上命申明洪武舊制有濫用匪人者并州縣官皆寘諸法然自是里老之選輕而權亦替矣英宗實錄言松江知府趙豫和易近民凡有詞訟屬老人之公正者剖斷有忿爭不已者則已爲之和解故民以老人目之當時稱爲良吏正統以後里老往往保留令承朝廷因而許之尤爲弊政見於景泰二年十月庚戌太僕寺少卿黃仕揚所奏

漢世之於三老命之以秩頒之以祿而文帝之詔俾之各率其意以道民當日爲三老者多忠信老成之士也上之人所以禮之者甚優是以人知自好而賢才亦往往出於其間新城三老董公遮說漢王爲義帝發喪而遂以收天下壺關三老茂上書明戾太子之冤史冊炳然爲萬世所稱道近世之老人則聽役於官而靡事不爲故稍知廉恥之人不肯爲此而願爲之者大抵皆姦猾之徒欲倚勢以陵百姓者也其與太祖設立老人之初意悖矣

明初以大戶爲糧長掌其鄉之賦稅多或至十餘萬石運糧至京得朝見天子洪武中或以人材授官至宣德五年閏十二月南京監察御史李安及江西廬陵吉水二縣者

民六年四月監察御史張政各言糧長之害謂其倍收糧石準折子女包攬詞訟把持官府累經禁飭而其患少息然未嘗以是而罷糧長也惟老人則名存而實亡矣今州縣或

謂之者民或謂之公正或謂之約長與庶人在官者無異

巡檢即古之游徼也元史成宗大德十年正月陞巡檢為九品洪武中尤重之

而特賜之敕洪武十三年二月丁卯見御製文集第七卷又定為考課之法

五年閏十月及江夏侯周德興巡視福建增置巡檢司四十

有五月二十年自弘治以來多行裁革所存不及曩時之半

巡檢裁則總督添矣崇禎年至薊州保定各設總督唐自

與明代累添總督何者巡檢邊之於未萌總督治之於已

亂

里甲

常熟陳梅曰周禮五家為比比有長五比為閭閭有胥四

閭為族族有師五族為黨黨有正五黨為州州有長五州

為鄉鄉有大夫其間大小相維輕重相制網舉目張周詳

細密無以加矣而要之自上而下所治皆不過五人蓋於

詳密之中而得易簡之意此周家一代良法美意也後世

人才遠不如古乃欲以縣令一人之身坐理數萬戶口賦

稅色目繁猥又倍於昔時雖欲不叢脞其可得乎愚故為

之說曰以縣治鄉以鄉治保或謂之都以保治甲視所謂不過

五人者而加倍焉亦自詳密亦自易簡此斟酌古今之一

端也又曰一鄉幾保不妨多少何也因民居也法用圓十

甲千戶不得增損何也稽成數也法用方

掾屬

古文苑注王延壽桐柏廟碑人名謂掾屬皆郡人可攷漢世用人之法今攷之漢碑皆然不獨此廟蓋其時惟守相命於朝廷而自曹掾以下無非本郡之人故能知一方之人情而為之興利除害其辟用之者即出於守相而不似後代之官一命以上皆由於吏部故廣漢太守陳寵入為大司農和帝問在郡何以為理寵頓首謝曰臣任功曹王渙以簡賢選能主簿鐔顯拾遺補闕臣奉宣詔書而已帝乃大悅至於汝南太守宗資任功曹范滂南陽太守成瑨委功曹岑暉並譚達京師名標史傳而鮑宣為豫州牧郭

欽奏其舉錯煩苛代二千石署吏是知署吏乃二千石之

職州牧代之尚為煩苛今以天子而代之宜乎事煩而日

不給隋文帝開皇二年罷辟署令吏部除授品官為州郡

守丞縣置令而已其餘其僚則長官自辟是知自辟掾屬

即齊魏之世猶然宋史選舉志宋初內外小職在長吏

得自奏辟熙寧間悉罷歸選部然要處職任如沿邊兵官

防河捕盜重課額務場之類尋又立專法聽舉於是辟置

不能全廢也又其變也銓注之法改為掣籤而吏治因之大壞

矣登部可選載部則科目可以裁代之京房傳房為魏郡太守自請得除用他郡人因此知漢時

掾屬無不用本郡人者房之此請乃是破格杜氏通典言

漢縣有丞尉及諸曹掾多以本郡人為之三輔縣則兼用

他郡黃霸傳補左馮翊二百石卒史如淳曰三輔郡得及

隋氏革選盡用他郡人

唐高宗時魏玄同爲吏部侍郎上疏言臣聞傳說曰明王奉若天道建邦設都樹后王君公承以大夫師長不惟逸豫惟以理人昔之邦國今之州縣土有常君人有定主自求臣佐各選英賢其大臣乃命於王朝耳秦并天下罷侯置守漢氏因之有沿有革諸侯得自置吏四百石已下其傅相大官則漢爲置之州郡掾史督郵從事悉任之於牧守爰自魏晉始歸吏部遞相祖襲以迄於今用刃筆以量木按簿書而察行法令之繁其來已久蓋君子重因循而憚改作有不得已者亦當運獨見之明定卓然之議如今選司所行者非上皇之令典乃近代之權道所宜遷革實

爲至要何以言之夫丈尺之量所及者蓋短鍾庖之器所積者寧多況天下之大士人之衆而可委之數人之手乎假使平如權衡明如水鏡力有所極照有所窮絳綜旣多紊失斯廣又以此居此任時有非人豈直媿彼清通亦將竭其庸妄情故旣行何所不至賊私一起以及萬端至乃爲人擇官爲身擇利顧親疎而舉筆看勢要而措情加以厚貌淡衷險如谿壑擇言觀行猶懼不周今能百行九能析之於一面具僚庶品專斷於一司其亦難矣天祚大聖比屋可封咸以爲有道恥賤得時無怠諸色入流歲以千計羣司列位無復增多官有常員人無定限選集之始霧積雲屯擢敘於終十不收一淄澠雜混玉石難分用舍去

留得失相半。撫卽事之爲弊。知及後之滋失。夏殷以前。制度多闕。周監二代。煥乎可觀。諸侯之臣。不皆命於天子。王朝庶官。亦不專於一職。故穆王以伯冏爲太僕。正命之曰。慎簡乃僚。無以巧言令色。便辟側媚。其惟吉士。此則令其自擇下吏之文也。太僕正中大夫耳。尚以僚屬委之。則三公九卿。亦必然矣。周禮太宰內史。並掌爵祿廢置。司徒司馬。別掌興賢詔事。當是分任於羣司。而統之以數職。各自求其小者。而王命其大者焉。夫委任責成。君之體也。所委者當則所用者。精。裴子野有言曰。官人之難。先王言之尚矣。居家視其孝。及鄉黨服其誠。信出入觀其志。義憂歡取其智。謀煩之以事。以觀其能。臨之以利。以觀其廉。周禮始於學校。論之州里。告諸六事。而後貢之。王庭其在漢家。尚猶然矣。州郡積其功能。然後爲五府所辟。五府舉其掾屬。而升於朝。三公參得除署。尚書奏之。天子一人之身。所關者衆。一士之進。其謀也。謹。故官得其人。鮮有敗事。魏晉反是。所失弘多。子野所論。蓋區區之宋朝耳。猶謂不勝其弊。而況於當今乎。臣竊見制書每令三品五品薦士。下至九品。亦令舉人。此聖朝側席旁求之意也。而褒貶未明。莫慎所舉。且惟賢知賢。聖人篤論身且濫進。鑒豈知人。今欲務得實才。兼宜擇其舉主流清。以源潔影端。由表正不詳舉主之行能。而責舉人之庸濫。不可得已。漢書云。張耳陳餘之賓客。廝役皆天下俊傑。彼之叢爾。猶能若斯。況以神皇

之聖明國家之德業而不建久長之策為無窮之基盡得
賢取士之術而但顧望魏晉之遺風留意周隋之敝事臣
竊惑之伏願稍回聖慮特采芻言略依周漢之規以分吏
部之選即望所用精詳鮮於差失疏奏不納自是罷論

立宗時張九齡為左拾遺上言夫吏部尚書侍郎以賢而
授者也雖知人之難豈不能拔十得五今膠以格條據資
配職無得賢之實若刺史縣令必得其人於管內歲當選
者使考才行可入流品然後送臺又加擇焉以所用多寡
為州縣殿最則州縣慎所舉可官之才多吏部因其成無
今日之繁矣柳渾傳德宗嘗親擇吏宰畿邑有效召宰相
語皆賀帝得人渾獨不賀曰此特京兆尹職
取陛下當擇臣輩以輔聖德臣當選京兆尹承大化
尹當求令長聽細事代尹擇令非陛下所宜帝然之

都令史

通典晉有尚書都令史八人秩二百石與左右丞總知都

臺事宋齊八人梁五人謂之五都令史舊用人常輕後漢百官

志尚書令史十八人二百石然梁冀傳曰學生桂陽劉常
當世名儒冀召補令史以辱之則知此職非士流之所為
也武帝詔曰尚書五都職參政要非但總理眾局亦乃方

軌二丞頃雖求才未臻妙簡可革用士流以盡時彥乃以
都令史視奉朝請其重之如此彼其所謂都令史者猶為
二百石之秩而間用士流為之然南齊陸慧曉為吏部郎
吏部都令史歷政以來春執選事慧曉任已獨行未嘗與
語帝遣人語慧曉曰都令史諳悉舊貫可共參懷慧曉曰
六十之年不復能容都令史為吏部郎也故當日之為吏

部者多克舉用人之職自隋以來令史之任文案煩屑漸為卑冗不參官品全史皇統八年用進士為尚書省令史正隆二年罷世宗紀大定二年二月甲寅復用進士為尚書省令史二十三年閏月戊午上謂宰

臣曰女直進士可依漢兒進士補省令史夫儒者操行清潔非禮不行為吏出身者自幼為吏習其貪墨至於為官性不能改政道興廢實由於此章宗紀明昌二年五月戊辰詔御史臺令史並以終場舉人充李完傳言尚書省令史正隆間用雜流大定初以太師張浩奏請始統取進士

天下以為當今乞以三品官子孫及終場舉人委臺官辟用上納其言選舉志言終金之代科目得人為盛諸官護衛及有臺部驛史令史通事任進皆列於正班斯則唐宋

以來之所無者豈非因時制宜而以漢法為依據者乎以令史官至宰執者移刺道魏子平孟浩梁肅張萬公粘

即康賈益至於今世則品彌卑權彌重八柄詔王乃不在謙皆有傳至於今世則品彌卑權彌重八柄詔王乃不在

官而在吏矣今言官安籍配屬一男子優為之矣舊唐書許子儒居選部不以藻鑑為意有令史緱直新舊

作句直句音勾是宋人減筆字今據冊府元龜正之是其腹心每注官多委令下筆

子儒但高枕而臥語緱直云平配由是補授失序傳為口

實嗟乎未若今日之以緱直為當官以平配為著令也

胥史之權所以日重而不可拔者任法之弊使之然也開

誠布公以任大臣疏節闕日以理庶事則文法省而徑實

清人林庸而狐鼠退矣

吏胥

天子之所恃以平治天下者百官也故曰臣作朕股肱耳

且又曰天工人其代之今奪百官之權而一切歸之吏胥

是所謂百官者虛名而柄國者吏胥而已郭隗之告燕昭

王曰亡國與役處吁其可懼乎秦以任刀筆之吏而亡天

下此固已事之明驗也

唐鄭餘慶為相有主書滑渙久司中書簿籍與內官典樞密劉光琦相倚為姦每宰相議事與光琦異同者令渙往請必得四方書幣貨充集其門弟泳官至刺史及餘慶再入中書與同僚集議渙指陳是非餘慶怒叱之未幾罷為太子賓客其年八月渙賊污發賜死憲宗聞餘慶叱渙事甚重之久之復拜尚書左僕射唐書韋處厚為相有湯銖者為中書小胥其所掌謂之孔目房宰相遇休暇有內狀出即召銖至延英門付之送知印宰相由是稍以機權自張廣納財賄處厚惡之謂曰此是半裝滑渙矣乃以事逐之刪夫身為大臣而有甘臨之憂係逐之疾則今之

君子有媿於唐賢多矣

在抗之論
切音明

謝肇淛曰從來仕宦法罔之密無如今日者上自宰輔下至驛遞倉巡莫不以虛文相酬應而京官猶可外吏則愈甚矣大抵官不留意政事一切付之胥曹而胥曹之所奉行者不過已往之舊牘歷年之成規不敢分毫踰越而上之人既以是責下則下之人亦不得不以故事虛文應之一有不應則上之胥曹又乘隙而繩以法矣故郡縣之吏宵旦竭蹙惟日不足而吏治卒以不振者職此之由也又曰國朝立法太嚴如戶部官不許蘇松浙江人為之以其地多賦稅恐飛詭為姦也然弊孔蠹竇皆由吏胥堂司官遷轉不常何知之有今戶部十三司胥算皆紹興人可

謂目察秋毫而不見其燿者矣

法制

法制禁令王者之所不廢而非所以爲治也其本在正人心厚風俗而已故曰居敬而行簡以臨其民周公作立政之書曰文王罔攸兼于庶言庶獄庶慎又曰庶獄庶慎文王罔敢知于茲其丁寧後人之意可謂至矣秦始皇之治天下之事無大小皆決於上上至於衡石量書日夜有呈不中呈不得休息而秦遂以亡太史公曰昔天下之網嘗密矣然奸僞萌起其極也上下相遁至於不振然則法禁之多乃所以爲趣亡之具而愚闇之君猶以爲未至也杜子美詩曰舜舉十六相身尊道何高秦時任商鞅法令如

牛毛又曰君看燈燭張轉使飛蛾密其切中近朝之事乎漢文帝詔置三老孝弟力田常員令各率其意以道民焉夫三老之卑而使之得率其意此文景之治所以至於移風易俗黎民醇厚而上擬於成康之盛也諸葛孔明開誠心布公道而上下之交人無間言以叢爾之蜀猶得小康魏操吳權任法術以御其臣而篡逆相仍略無寧歲天下之事固非法之所能防也

叔向與子產書曰國將亡必多制夫法制繁則巧猾之徒皆得以法爲市而雖有賢者不能自用此國事之所以日非也善乎杜元凱之解左氏也曰法行則人從法法敗則

法從人

宣公十二年傳解

前人立法之初不能詳究事勢豫爲變通之地後人承其已弊拘於舊章不能更革而復立一法以救之於是法愈繁而弊愈多天下之事日至於叢脞其究也耗而不行出語也。漢書董仲舒傳上下相蒙以爲無失祖制而已此莫甚於有明之世如勾軍行鈔二事立法以救法而終不善者也。

宋葉適言國家因唐五代之極弊收斂藩鎮之權盡歸於上一兵之籍一財之源一地之守皆人主自爲之也欲專大利而無受其大害遂廢人而用法廢官而用吏禁防纖悉特與古異而威柄最爲不分雖然豈有是哉故人才衰乏外削中弱以天下之大而畏人是一代之法度又有以

使之矣又曰今內外上下一事之小一罪之微皆先有法以待之極一世之人志慮之所周浹忽得一智自以爲甚奇而法固已備之矣是法之密也然而人之才不獲盡人之志不獲伸昏然俛首一聽於法度而事功日墮風俗日壞貧民愈無告奸人愈得志此上下之所同患而臣不敢誣也又曰萬里之遠嘖呻動息上皆知之雖然無所寄任天下泛泛焉而已百年之憂一朝之患皆上所獨當而羣臣不與也夫萬里之遠皆上所制命則上誠利矣百年之憂一朝之患皆上所獨當而其害如之何此外寇所以憑陵而莫禦讎恥所以最甚而莫報也

陳亮上孝宗書曰五代之際兵財之柄倒持於下藝祖皇

帝束之於上以定禍亂後世不原其意束之不已故郡縣空虛而本末俱弱

洪武六年九月丁未命有司庶務更月報爲季報以季報之數類爲歲報凡府州縣輕重獄囚卽依律斷決不須轉發果有違枉從御史按察司糾劾令出天下便之

省官

光武中興海內人民可得而數裁十二三鄣塞破壞亭燧絕滅或空置太守令長招還流民帝笑曰今邊無人而設長吏治之如春秋素王矣以故省并郡國及官僚屢見於史而總之曰兵革旣息天下少事文書調役務從簡寡至乃十存一焉以此知省官之故緣於少事今也文書日以

繁獄訟日以多而爲之上者主於裁省則天下之事必將叢脞而不勝不勝之極必復增官而事不可爲矣

晉荀勗之論以爲省官不如省事省事不如清心昔蕭曹相漢載其清靜民以寧一所謂清心也抑浮說簡文案略細苛宥小失有好變常以徼利者必行其誅所謂省事也此揆本之言爲治者識此可無紛紛於職官多寡之間矣

選補

漢宣帝時盜賊並起徵張敞拜膠東相請吏追捕有功效者得壹切比三輔尤異如淳曰壹切權時也趙廣漢奏請傳左馬翊有二百石卒史此之謂尤異也天子許之上名尚書調補縣令者數十人是漢時縣令多取郡吏之尤異者是以習其事而無

日失金。不勝之患。今則一以畀之初。釋褐之書生。其通曉吏事者。十不一二。而奕弱無能者。且居其八九矣。又不擇其人之材。而以揆籌投鉤爲選用之法。是以百里之命。付之闕茸不材之人。既以害民而卒。至於自害。於是煩劇之區。遂爲官人之陷穽。而年年更代。其弊益深。而不可振矣。然漢時之吏。多通經術。故張敞得而舉之。宣帝得而用之。今天下。儒非儒。吏非吏。則吾又不識用之何從也。

于慎行筆塵言。太宰富平孫公丕揚。忠中人。請託難於從。違大選外官。立爲掣籤之法。一時宮中相傳。以爲至公。下逮閭巷。翕然稱誦。而不知其非體也。古人見除吏條格。却而不視。以爲一吏足矣。柰何衡鑑之地。自處於一吏之職。

而無所秉成。亦已陋矣。至於人才長短。各有所宜。資格高下。各有所便。地方繁簡。各有所合。道里遠近。各有所準。乃一付之於籤。是掩鏡可以索照。而折衡可以坐揣也。從古以來。不聞此法。

南人選南。北人選北。此昔年舊例。宋政和六年。詔知縣注選。雖甚遠。無過三十驛。三十驛者。九百里也。今之選人。動涉數千里。風土不諳。語言不曉。而赴任寧家之費。復不可量。是率天下而路也。欲除銓政之弊。豈必如此。而後爲至公邪。夫人主苟能開誠布公。則自大臣以下。至於京朝官。無不可信之人。而銓選之處。有不必在京師者。唐貞觀元年。京師穀貴。始分人於雒州。置選。至開耀元年。以關外道。

里迢遞河雒之邑天下之中始詔東西二曹兩都分簡留
放既畢同赴京師謂之東選是東都一掌選也黔中嶺南

閩中官不由吏部委都督選擇土人補授上元高宗三年八

月壬寅敕自今每年遣五品已上彊明清正官充南選使

仍令御史同往注擬杜子美有送魏同直充嶺南掌選崔

郎中判官詩曰選曹分五嶺使者歷

三湘儒學傳仲子陵蜀人典黔大曆十四年十二月己亥

中選補乘傳過家西人以為榮詔專委南選使停遣御史是黔中嶺南閩下各一掌選也

新書張九齡為桂州都督兼嶺南按李峴傳曰代宗即位

察選補使而九齡又即嶺南之人徵峴為荆南節度江陵尹知江淮選補使又曰罷相為吏

部尚書知江淮選舉置銓於洪州劉滋傳曰興元元年改

吏部侍郎往洪州知選事時京師寇盜之後天下旱蝗穀

價翔貴選人不能赴調乃命滋江南典選以便江嶺之人

是江南又一掌選也宋神宗詔川陝福建廣南八路之官

罷任迎送勞苦令轉運司立格就注免其赴選是亦參用

唐人之法建炎南渡始詔福建二廣今之議者必曰如此

關並歸吏部唯四川仍舊多請託之門而啓受賕之徑豈唐人盡清廉而今人皆貪

濁邪夫子之告仲弓曰舉爾所知今之取士禮部以糊名

取之是舉其所不知也吏部以掣籤注之是用其所不知

也是使其臣拙於知人而巧於選事及乎赴任之後人與

地不相宜則吏治墮吏治墮則百姓畔百姓畔則干戈興

於是乎軍前除吏而并其所為尺寸之法亦不能守豈若

廓然大公使人得舉其所知而明試以功責其成效於服

官之日乎唐太宗謂侍臣曰刺史朕當自選縣令宜詔五品已上各舉一人玄宗開元九年敕京官五品已上外官善惡為舉者賞罰有明正統元年十一月乙卯敕在京三品以上

官各舉廉潔公正明達事體堪任御史者一人在京四品官及國子監翰林院堂上官各部郎中員外郎六科掌科

給事中各道掌道御史各舉廉慎明敏寬厚愛民堪任知縣者一人吏部更加詳察而擢用之夫欲救今時之弊必

如此而後賢才可得政理可興也

自南北互選之後赴任之人動數千里必須舉債方得到官而土風不諳語言難曉政權所寄多在猾胥昔唐之季

世嘗暫一行之於嶺南矣文宗開成五年十一月嶺南節度使盧鈞奏伏以海嶠擇吏與江淮不同若非諳熟土風

即難搜求人瘼且嶺中往日之弊是南選今時之弊是北資臣當管二十二州惟韶廣二州官僚每年吏部選授若

非下司貧弱令史即是遠處無能之流比及到官皆有積債十中無一肯識廉恥臣到任四年備知情狀其潮州官

吏伏望特循往例不令吏部注擬且委本道求才若攝官廉慎有聞依前許觀察使奏正事堪經久法可施行救旨

依奏冊府元龜唐書韓伏元和中為桂管觀察使部二十餘州自參軍至縣令無慮三百員吏部所補纔十

一餘皆觀察使商才補職歐陽詹泉州晉江人其先皆為本州州佐縣令閩越地肥衍有山泉禽魚雖能通文書吏事不此固昔人以爲敝法而改絃者矣處台衡者其可

不用讀書人哉今之所行每言及者避嫌之法勝也

掣籤之法未行。選司猶得意為注闕。雖多有為人擇地。亦尚能為地擇人。自新法既行。並以聽之。不可知之數。而繁劇之區。有累任不得賢。令相繼褫斥者。夫君子之道在乎至公。存一避嫌之心。遂至以人牧為嘗試。昔唐皎為吏部侍郎。當引入銓。或云其家在蜀。乃注與吳。復有言親老先生。任江南。即唱之隴右。史書以為譏笑。以此用人。豈能致太平之理哉。實錄言洪武四年正月壬辰。河南府知府徐麟以母老居廝之廣濟。請終養。詔改麟為廝州府知府。俾就養其母。聖主之興。坦懷待物。其所以勸羣臣者至矣。

萬曆末常熟顧大韶作竹籤傳。其文倣毛穎傳為之。謂籤對主上言。上而庶吉士科道之選。下而鄉會試取士。壹皆用臣臣乃得展其材。此憤世滑稽之言。然以之曉人。可謂罕譬而喻矣。夫楚王之厭紐。盆子之揆符。古之人用以立帝立王。而今日厘厘施之選人乎。

唐時所謂銓者。有留有放。唐書選舉志凡取人之法有四。一曰身體貌豐偉。二曰言言辭辨。正三日書楷法。適美。四曰判文理優長。四事皆可取。則先德行德均。以才均。以勞得者為留。不得者為放。總章二年。司列少常伯裴行儉始設長名牒。宋白曰。長名牒定留放留者入選。放者不得入選。長安志曰。尚書省之南。別有吏部選院。謂之吏部南院。選人引集之所。其勝列於院外。楊國忠傳。故事歲揭版南院為選式是也。已定法則過門下。侍中給事中按閱。有不可黜之故。放者多而留者少。景雲中以宋璟為吏部尚書。李又盧從愿為侍郎。皆不畏強禦。請謁路絕。集者萬餘人。留者三銓。不過二千人。服其公

宋時此法猶存。孝宗乾道元年五月乙亥詔未銓試人毋得堂除。未有若近代之一登科而受祿如持券者也。

停年格

今之言停年格者皆言起於後魏崔亮。今讀亮本傳而知其亦有不得已也。傳曰遷吏部尚書時羽林新害張彝之後靈太后令武官得依資入選官員既少應選者多前尚書李韶循常擢人衆情嗟怨亮乃奏為格制不問賢愚專以停解日月為斷。雖復官須此人停日後者終於不得庸才下品年月久者則先擢用沈滯者皆稱其能。亮外甥司空諮議劉景安以書規亮曰殷周以鄉塾貢士兩漢由州郡薦才魏晉因循又置中正諦觀在昔莫不審舉雖未盡

美定應十收六七而朝廷貢秀才止用其文不取其理察孝廉惟論章句不及治道立中正惟辨氏族不考人才至於取士之途不博沙汰之理未精而身屬當銓衡宜改張易調如之何反為停年格以限之天下之士誰復脩厲名行哉亮荅書曰汝所言乃有深致吾乘時徼幸得為吏部尚書常思同升舉直以報明主之恩乃其本願昨為此格有由而然今已為汝所怪千載之後誰知我哉古今不同時宜須異何者昔有中正品其才策上之尚書尚書據狀量人授職此乃與天下羣賢共爵人也吾謂當爾之時無遺才無濫舉矣而汝猶云十收六七況今日之選專歸尚書以一人之鑑照察天下劉毅所云一吏部兩郎中而欲

究竟人物何異以管窺天而求其博哉今勳人甚多又羽
林入選武夫崛起不解書計惟可曠弩前驅指蹤捕噬而
已忽令垂組乘軒責以治效是所謂未曾操刃而使專制
又武人至多官員至少設令千人共一官猶無官可授況
一人望一官何由不怨哉吾近而執不宜使武人入選請
賜其爵厚其祿既不見從是以權立此格限以停年耳昔
子產鑄刑書以救敝叔向譏之以正法何異汝以古禮難
權宜哉仲尼有言知我者春秋罪我者亦春秋吾之此指
其猶是也但令將來君子知吾意焉後甄琛元脩義城陽
王徽相繼為吏部尚書利其便已踵而行之自是賢愚同
貫涇渭無別魏之失才自亮始也

辛取為吏部尚書上言黎元之命繫於長吏若

使惟取年勞不簡賢否義均行屬次若貫魚執簿呼名一吏足矣數人而用何謂銓衡書奏不報然觀其
答書之指攷其時事由羽林之變既姑息於前武人之除
復濫開於後不得已而為此例今也上無陵壓之勳人下
無謀呼之叛黨何疑何懼而不復前王之制乃以停年為
斷乎

魏書辛雄傳上疏言自神龜末來專以停年為選士無善
惡歲久先敘職無劇易名到授官執案之吏以差次日月
為功能銓衡之人以簡用老舊為平直且庸劣之人莫不
貪鄙委斗筭以其治之重託碩鼠以百里之命皆貨賄是
求肆心縱意禁制雖煩不勝其欲致令徭役不均發調違
謬箕斂盈門囚執滿道二聖明詔寢而不遵畫一之法懸

而不用自此中外之民相將為亂蓋由官授不得其人百姓不堪其命故也嗚呼此魏之所以未久而亡也歟

北齊書文襄帝紀攝吏部尚書魏自崔亮以後選人常以年勞為制文襄乃釐改前式銓擢惟在得人又沙汰尚書郎妙選人地以充之至於才名之士咸被薦擢

通典唐自高宗麟德以後承平既久人康俗阜求進者眾選人漸多總章二年裴行儉為司列少常伯始設長名姓歷榜引銓注之法又定州縣官資高下升降以為故事其後莫能革焉至玄宗開元十八年行儉子光庭為侍中兼吏部尚書先是選司注官惟視其人之能否或不次超遷或老於下位有出身二十餘年不得祿者又州縣亦無等

級或自大凡小或初近後遠皆無定制光庭始奏用循資

格新唐書本傳初吏部求人不可以資考為限所獎拔惟其本往往得俊又任之士亦自奮其後士人猥眾專務趨競銓品枉撓光庭懲之因行儉長名榜乃為循資格凡官罷滿以若干選而集各有

差等官高者選少卑者選多無問能否選滿則注限年躡級不得踰越非負譴者皆有升無降庸愚沈滯者皆喜謂之聖書雖小有常規而掄才之方失矣其有異才高行聽擢不次然有其制而無其事有司但守文奉式循資例而已自宋以下年資之制大抵皆本於光庭也

宋孫洙資格論曰三代以下選舉之法其始終一切皆失者其國家資格之制乎今賢材之伏於下者資格闕之也職業之廢於官者資格牽之也士之寡廉鮮恥者爭於資

格也。民之困於虐政，暴吏資格之人衆也。萬事之所以抗弊，百吏之所以廢弛，法制之所以頹爛，決潰而不之救者，皆資格之失也。惟天之生大賢大德也，非以私厚其人，將使之輔生民之治者也。惟人之有大材大智者，非以獨樂其身，將以振生民之窮者也。今小人累日而取貴仕，君子側身而困卑位，賢者戴不肖於上，而愚者役智者於下，爵不考德祿，不授能，故曰賢材之伏於下者，資格闕之也。才足以堪其任，小拘歲月而防之矣。力不足以稱其位，增累考級而得之矣。所得非所求也，所求非所任也。位不度才，功不索實，故曰職業之廢於官者，資格牽之也。今夫計歲闕而爭年勞者，日夜相鬪也。有司躐一名差一級，則攝衣

而羣爭，愬矣。其甚者，或懷黃敕而置於丞相之前也。其行義去市賈者，亡幾耳。故曰士之寡廉鮮恥者，爭於資格也。來而暴一邑，旣歲滿矣，又去而虐一州也。非以賊敗至死，不黜虎吏，削牙而食於民，賢者鬱死於巖穴，而赤子不得愛其父母也。故曰民之困於虐政，暴吏者，資格之人衆也。夫資格之法，起於後魏崔亮，而復行之於唐之裴光庭。是二子者，其當世固已罪之，不待後人之譏矣。然而行之前世，不過數十年者也。後得稱職者，矯而更之，故其患不大。今資格之弊，流漫根結，踵爲常法。方且世世而遵行之矣。往者不知非來者，不知矯，故曰萬事抗弊，百吏廢弛，法制頹爛，決潰而不之救也。雖然，不無小利也。小便也。利之者

蠢愚而廢滯者也便之者耄老而庸昏者也而於天下國家焉則大失也大害也然而提選部者亦以是法爲簡而易守也百品千羣不復銓敘人物而綜覈功實一吏在前勘簿呼名而授之矣坐廟堂者亦以是法爲要而易行也大官大職列籍按氏差第日月遷然而登之矣上下相冒而賢材去愈遠可爲太息也爲今之急誠宜大蠲弊法簡拔異能爵以功爲先後用以才爲序次無以積勩累勞者爲高敘無以淡資久考者爲優選智愚以別善否陳前而萬事不治庶功不熙者臣愚未嘗聞也

金章宗謂宰臣曰今之用人太拘資歷循資之法起於唐代如此何以得人平章政事張汝霖對曰不拘資格所以待非常之材上曰崔祐甫爲相未踰年薦八百人豈皆非常之材與

銓選之害

宋葉適論銓選之害曰夫甄別有序黜陟不失者朝廷之要務也故自一命以上皆欲用天下之所賢者而不以其不肖者之人竊怪人主之立法常爲不肖者之地而消靡其賢才以俱入於不肖而已而其害最要其害最甚者銓選也吏部者朝廷喉舌之處也尚書侍郎者天子貴近之臣也處之以其地任之以其官與之以甄別黜陟天下士大夫之柄而乃立法以付之曰吾一毫不信汝也汝一毫不自信也其人之賢否其事之罪功其地之遠近其資

之先後其祿之厚薄其闕之多少則曰是一切有法矣天下法度之至諛曲折詰難之至多士大夫不能一舉措手足者顧無甚於銓選之法也嗚呼與人以官賦人以祿生民之命致治之本由此而出矣柰何舉天下之大柄而自束縛蔽蒙之乃爲天下大弊之源乎雖然是幾百年於是矣其相承者非一人之故學士大夫勤身苦力誦說孔孟傳道先王未嘗不知所謂治道者非若今日之法度也及其一旦之爲是官噤舌拱手四顧吏胥以問其所當知之法令吏胥上下其手以視之其人亦抗然自辨曰吾有司也固當守此法而已嗟夫豈其人之本若是陋哉陛下有是名器爲鼓舞羣動之具與奪進退以叙天下何忍襲數百年之弊端汨沒於區區壞爛之法以消磨天下之人才而甘心以便其不肖如此則治道安從出而治功安從見哉況自唐中世以前吏部用人之意猶有可攷今之所循者乃其衰亂之餘弊耳百王之常道不容於陛下而不復也

楊萬里作選法論其上篇曰臣聞選法之弊在於信吏而不信官信吏而不信官故吏部之權不在官而在吏三尺之法適足以爲吏取富之源而不足以爲朝廷爲官擇人之具所謂尚書侍郎二官者據案執筆閉目以書紙尾而已且夫吏之犯法者必治而受賂者必不赦朝廷之意豈真信吏而不信官者邪非朝廷之意也法也意則信官也

法則未嘗信官也朝廷亦不自信也天子不自信則法之
可否孰決之決之吏而已矣夫朝廷之立法本以防吏之
爲姦而其用法也則取於吏而爲決則是吏之言勝於法
而朝廷之權輕於吏也其言至於勝法而其權至重於朝
廷則吏部長貳安得而不吏之奉哉長貳非曰奉吏也曰
吾奉法也然而法不決之於官而決於吏非奉吏而何夫
是之謂信吏而不信官今有一事於此法曰如是可如是
而不可士大夫之有求於吏部有持牒而請曰我應夫法
之所可行而吏部之長貳亦曰可宜其爲可無疑也退而
吏出寸紙以告之曰不可旣曰不可矣宜其爲不可無改
也未幾而又出寸紙以告之曰可且夫可不可者有一定
之法而用可不可之法者無一定之論何爲其然也吏也
士大夫之始至也恃法之所可亦恃吏部長貳之賢而不
謁之吏故與長貳面可之退而問之吏吏曰法不可也長
貳無以語則亦曰然士大夫於是不決之法不請之長貳
而以市於吏吏曰可也而勿亟也何長貳之遺忘而盡取
其諾昨奪而今與朝然而夕不然長貳不知也朝廷不訶
也吏部之權不歸之吏而誰歸夫其所以至此其始也有
端其積也有漸而其成也植根甚固而不可動搖矣然則
曷爲端其病在於怨大體謹小法而已矣吏者從其所謹
者而中之并與其所忽者而竊之此其爲不可破也且朝
廷何不思之曰吾之銓選果止於謹小法而已則一吏執

筆而有餘也。又焉用擇天下之賢者以爲尚書侍郎也哉。則吾之所以任尚書侍郎者，殆不止於謹小法而已。是故莫若略小法而責大體，使知小法之有所可否，初無繫於大體之利害，則吏部長貳得以出意而自決之，要以不失夫銓選之大體而不害夫立法之大意而已。責大體而略小法，則不決於吏而吏之權漸輕，吏權漸輕，然後長貳之賢者得以有爲，而選法可以漸革也。其下篇曰：臣聞吏部之權不異於宰相，亦不異於一吏。夫宰相之與一吏，不待智者而知其懸絕也。旣曰吏部之權不異於宰相，又曰亦不異於一吏者，何也？今夫進退朝廷之百官，賢者得以用而不肖者得以黜，此宰相之權也。注擬州縣之百官，下至於簿尉而上，至於守貳，此吏部之權也。朝廷之百官，自大科異等與夫進士甲科之首者，未有不由於吏部也。未有不由於吏部而官者，今日之簿尉未必非他日之宰相，而況今日宰相之所進退者，臺閣之所布列者，皆前日之升階揖侍郎者也。故曰吏部之權不異於宰相。雖然，吏部之所謂注擬，何也？始入官者，則得簿尉；自簿尉來者，則得令丞，推而上之，至於幕職，由是法也。又上之，至於守貳，由是法也。其直得者，則曰應格；其不宜得者，則曰不應格。曰應格矣，雖貪者、疲憊者、老耄者、乳臭者、愚無知者、庸無能者，皆得之；得者不之媿，與者不之難也。曰不應格矣，雖真賢實能、廉潔守志之士，皆不得也。不得者莫之怨，不與者莫

之恤也吏部者曰彼不媿不怨吾事畢矣如募焉書其役之高下而甲乙之按其役之遠近而勞逸之呼一吏而閱之簿盡矣此縣令之以止小民之爭也吏部注擬百官而寄之以天下之民命乃亦止於止爭而已矣故曰亦不異於一吏今吏部亦有所謂銓量者矣揖之使書以觀其能書乎否也召醫而視之以探其有疾與否也贊之使拜以試其視聽之明暗筋力之老壯也曰銓量者如是而已矣而賢不肖愚智何別焉昔晉用山濤為吏部尚書而中外品員多所啓拔宋以蔡廓為吏部尚書廓先使人告宰相徐羨之曰若得行吏部之職則拜不然則否羨之荅云黃散以下皆委廓猶以為失職遂不拜蓋古之吏部雖黃門

散騎皆由吏部之較選是當時之為吏部者豈亦止取若今所謂應格者而為黃散哉抑將止取今所謂銓量者而

為黃散邪

宋史蘇紳傳上言古者自黃散而下及隋之六品唐之五品皆吏部得專去留今審官院流內

銓則古之吏部三班院古之兵部不問官職之開劇才能之長短惟以資歷淺淺為先後有司但主簿籍而已欲賢不肖有別臣願朝廷稍增重尚書之權使之得以察百官不可得也

之能否而與奪之如丞簿以下官小而任輕者固未能人而察之也至於縣宰之寄以百里之民者守貳之寄以一郡之民者豈不重哉且天下幾州一州幾縣一歲之中居者待者之外到部而注擬縣宰者幾人守貳又幾人則亦不過三數百而已以一歲三數百之守貳縣宰而散之於三百六旬之日月則一日之注擬者絕多補寡亦無幾

爾一歲之間而不能察三數百人之能否則其爲尚書者亦偶人而已矣月計之而不粗歲計之而不精則其州縣之得人豈不十而五六哉雖不五六豈不十而三四哉以此較彼不猶愈乎或曰尚書之權重則將得以行其私柰何是不然昔陸贄請令臺省長官各舉其屬而德宗疑諸司所舉皆有情故或受賂者贄諫之曰陛下擇相亦不出臺省長官之中豈有爲長官則不能舉一二屬吏居宰相則可擇千百其僚其要在於精擇長吏贄之說盡矣今朝廷百官孰非宰相進擬者而不疑也至於吏部長貳之注擬而獨疑其私乎精擇尚書而假之以與奪之權使得精擇守貳縣宰而無專拘之以文法庶乎天下不才之吏可以汰而天下之治猶可以復起也與

紹興三十二年吏部侍郎凌景夏言國家設銓選以聽羣吏之治其掌於七司著在令甲所守者法也今升降於胥吏之手有所謂例焉長貳有遷改郎曹有替移來者不可復知去者不能盡告索例而不獲雖有強明健敏之才不復致議引例而不當雖有至公盡理之事不復可伸貨賂公行姦弊滋甚嘗觀漢之公府有辭訟比尚書有決事比比之爲言猶今之例今吏部七司宜置例冊凡經申請或堂白或取旨者每一事已命郎官以次擬定而長貳書之於冊永以爲例每半歲上於尚書省仍關御史臺如此則巧吏無所施而銓敘平允矣淳熙元年參知政事龔茂良

言法者公天下而為之者也。例者因人而立，以壞天下之公者也。昔之患在於用例破法，今之患在於因例立法。自例行而法廢矣。故諺稱吏部為例部，是則銓政之害。在宋時即已患之，而今日尤甚。所以然者，法可知而例不可知，吏胥得操其兩可之權，以市於下。世世相傳，而難以朝廷之力不能拔而去之，甚哉例之為害也。又豈獨吏部然哉。

古無例字，只作列。禮記間傳罪多而刑五，喪多而服五。上附下，附列也。出列等比也。釋文徐邈音例，即後人例字。至漢書何武傳曰：欲除吏先為科例，以防請託。杜欽傳曰：不為陛下廣持平例。王莽傳曰：太傅平晏從吏過例，始加人例作。

寇萊公為相，章聖嘗語兩府欲擇一人為馬步軍指揮使，公方議其事，吏有以文籍進者，公問何書，對曰：例簿也。公

曰：朝廷欲用一衙官，尚須檢例邪？安用我輩壞國政者？正由此爾。司馬溫公與呂惠卿論新法於上前，溫公曰：三司使掌天下財，不才而黜之可也，不可使兩府侵其事。今為制置三司條例司，何也？宰相以道佐人主，安用例苟用例，則胥吏足矣。今為看詳中書條例司，何也？惠卿不能對。

員缺

員缺之名，自晉時已有之。晉書王蘊傳：遷尚書吏部郎，每

一官缺，求者十輩。世說注引山濤啓事曰：吏部郎史曜出缺處當遷。魏書元脩義

傳：遷吏部尚書時，上黨郡缺，中散大夫高居求之。至唐趙

憬審官六議，遂有人少闕。缺字多人多闕，少之語而崔湜

以中書侍郎知吏部選事，至逆用三年，員闕令狐咍在吏

日知錄 卷之八
部楊炎爲侍郎至分闕以惡闕與炎其名相傳至今不改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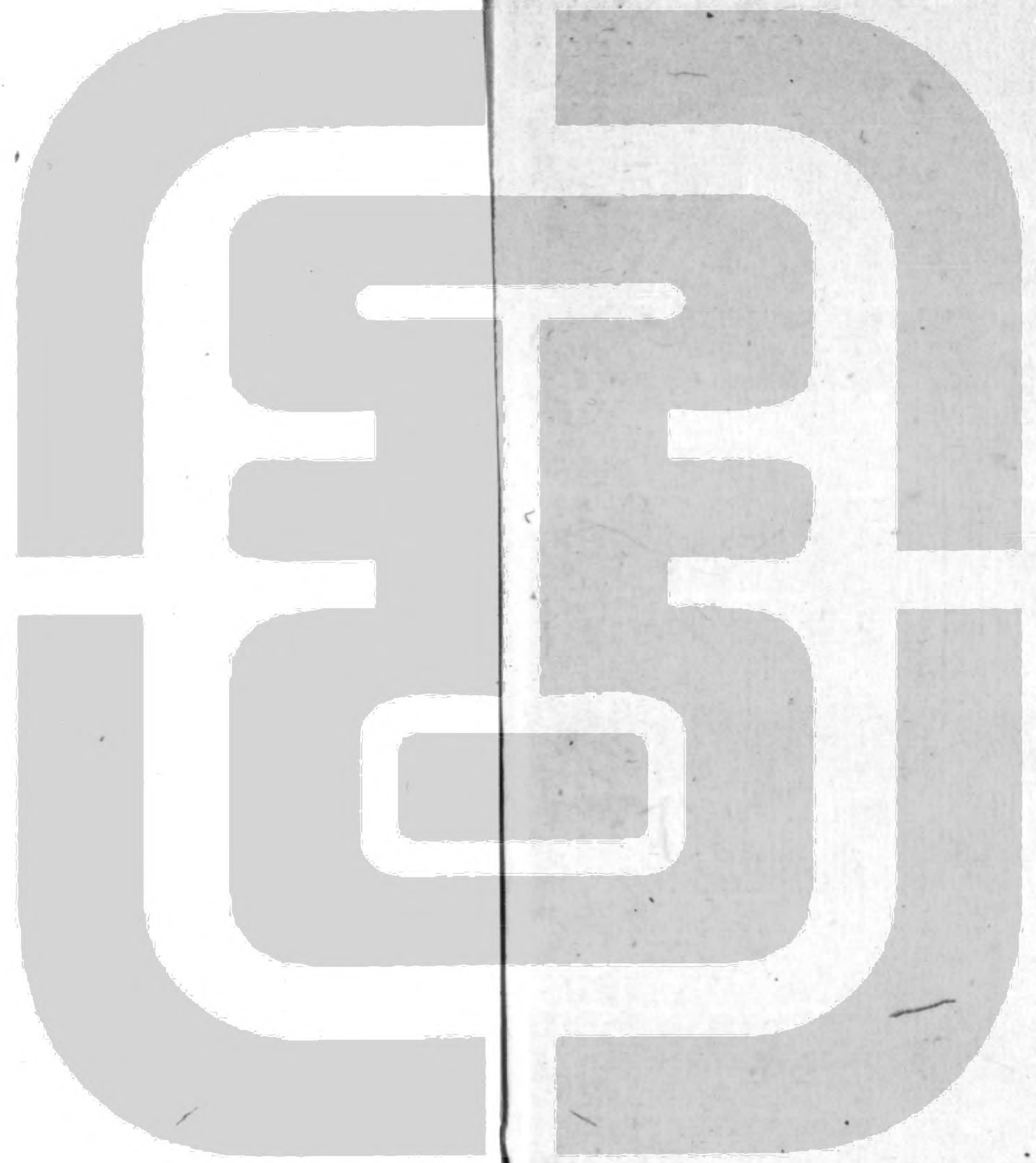
舊唐書德宗紀御史大夫崔從奏兵戎未息仕進頗多比來每至選集不免據闕留人嘗歎遺才仍招怨望此亦似今之截留候選也

大唐新語劉思立爲考功員外于憲爲河南尉思立今日亡明日選人有索憲闕者載溪谷嗟以爲名教所不容乃書其無行注名籍其人比出選門爲衆目所視衆口所訾亦趨趨而失步矣朝廷咸謂載能振理風俗自今言之不過索一丁憂之闕亦何至見擯於清議邪不知由是心推之則有其親和死而設爲機阱以謀奪其處亦人情之所必至者矣孟子曰人能充無欲害人之心而仁不可勝用也人能充無穿窬之心而義不可勝用也苟反是而充之其亦何所不至邪願後之持銓衡者常以正風俗爲心則國家必有得人之慶矣

二十日午刻臨竟前二日俗事它

日知錄卷之八

去未閱



書